

証道一名散



證道一夕談

短篇宗教小說集三

中華信義會書報部出版

證道一夕談

(一)

火傘高張，雲峰疊起，大約是七月初，
氣。那時，我

正從大學校畢業回里，因爲歸途之便，就去探謁我的舅父。舅父年已六十，素來是個儒醫，後來改操商業，歷年來頗有盈餘，刻已面團團作富家翁了。舅母年和舅父相若，惟性喜念佛，日捧念佛珠喃喃不已。子女三人，一子繼承父業，經商；一子尙在大學校裏讀書；一女也曾受過高等教育，嫁了一個黨務工作人員，堪稱快婿。舅父夫婦二人，因爲厭棄風塵，另築別墅於野

遙聽綠槐蔭處一蟬鳴。那時衆人情景，各各不同，若合攝一影，倒也是一件韻事呢。

那時，我正凝聽着樹上蟬聲，忽聽得舅父突然問道：甥男！你可是也已經入了耶教嗎？我忙轉首應道：『正是在，今春已經進了教了。』

舅母便就插入問道：『那麼你的母親可知道嗎？』我又應道：『沒有。』

舅母面現緊張之狀，失聲說道：『你去入教，怎可瞞着你的母親呢！』我聽了便就正色說道：『信教自由，載在約法，是

天賦人權之一，決不受任何方面的壓制的。那麼，我要進教，何必定要得着母親的同意呢！況且基督教也是正教之一，並非什麼邪教……」

說猶未了，只見舅母又向我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！甥男須知你既吃了洋教，你的祖宗那裏還得享受子孫血食！你的母親百年之後，不燒紙錠，不做佛事，那不就要苦死嗎！」我聽了，忙又答道：「舅母有所不知。祖宗如果要享受子孫血食，那麼一年三四次的祭祀，不是要清明吃了，再也接不到中元，早已餓死了嗎！若說紙錠一節，查考歷史上說，紙是漢朝蔡倫發明的，

那麼漢朝以前的古人，不都要變了窮鬼嗎！至說不做佛事，不得超度，那是於理更覺不通了。須知一個人「蓋棺論定」，那裏做了佛事便得超度呢！所以國民政府早就三令五申的要將這種迷信廢除盡淨哩。我倒有句說話，就是要勸舅母，不要再去吃素念佛。因為吃素只可算是衛生，念佛只可消止雜念，並無什麼功德可言，並且吃素是件做不到的事，因為一個人雖不吃葷，但是飲料中，空氣裏，何嘗沒有微生蟲呢！再說念佛是終日呼叫佛號，若然一個人叫了我又叫，終日刺刺不休，誰也要發火的；所以佛若有靈，正是要罰念佛的人，到阿鼻地獄

裏去呢！

衆人聽了，雖然不贊成我做教友；但對於這番破迷議論，倒也覺得實獲我心，表示同情。只是舅母兀自『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』唱個不休。

(三)

那時，舅父卻又接着說道：『燒錠紙，做佛事，原是迷信，現代黨治之下，已經成爲廢話，但我們中國對於祖先，素來是重慎終追遠，以表示爲人子的一點孝心。耶教中人對於父母故後，却算已了，所以人家不免要說耶教是沒有祖宗的宗教。』

我聽了，忙又應道：「舅父有所不知。基督教裏對於孝字的解說，固然是側重生前，但是死後也並不偏廢。現在教會裏正在提倡紀念祖先的禮節，並於春秋二季，往父母的墳上，植樹獻花，點綴一下，以表紀念，不過除去一切迷信的事件罷了。」

舅父聽了，却又說道：「無論如何，耶教總是外國教，所謂夷狄之一法罷了。我們中國五千年來，聲名文物，洋溢四海，以我們禮義之邦，去信從夷狄之教，那不是太不自愛嗎！」我忙又接着說道：「舅父！這點我却不以爲然。因爲文化和宗教，是超國界的，是沒有什麼國家性的，行於他國，就是外教，進於中

國，就是國教。如同火車電綫，原是外國人發明的，但是敷設在中國，那就是中國的火車電綫了。只看火車電綫，是否比較我國舊有交通便利，決無有因他是誰發明出來而定其取舍的。所以基督教若比不上中國固有的宗教，那就罷了；否則正當擇善而從，不必拘拘在中外之分，以表露我褊狹之衷也。——我本來還要想說，佛教也是夷狄之一法，但因舅父不來反對，且礙着舅母在傍大念其阿彌陀佛，恐怕語太尖利，有傷感情，所以留着未說。

(四)

舅父聽了，並無他言，只就着他的煙筒狂吸。

十

却又聽見表姊夫向我說道：『迷信和國界，原是應當打破的。但耶穌在革命的立場上，總是沒有信仰之可能的，因為他是帝國主義的走狗，經濟侵略的先鋒，麻醉青年的工具，這是在已往的歷史上，都已很明顯的告訴我們了。』我聽了，便又接着說道：『那正是適得其反了！因為基督教不但不是帝國主義的走狗，反可以說是反帝國主義者。因為歷來宣教師穿破鐵鞋，到海角天涯去宣傳基督教的福音，沒有文字的教之識字讀書，穴居野處的教之造屋家居，赤身裸體的教之織』

布穿衣，同時將文化灌輸進去，真是大發其悲天憫人的宏願。正和野心政治家用武力來征壓弱小的民族，一仁一暴，遙遙相映。不過宣教師有時被土人殺害了，本國政府就來藉口侵略要挾，所以就有走狗的誤會，其實宣教師何嘗是用苦肉計，來作本國政府侵略的導綫呢！說到基督教是經濟侵略的先鋒，那也是誤會的。因為宣教師受了耶穌基督往普天下去宣傳福音的遺囑，無論荒島僻地，人跡不到之處，都是奮不顧身，冒險進去，也就發現了許多寶藏之地。洋商以利爲利，得到這種消息，便就接踵而往，故有十字架之處，也便有商人的足跡。

故又使人誤會基督教是經濟侵略的先鋒。其實宣教師和洋商，正是道不同不相爲謀，何嘗是他們的先鋒呢！至說它是麻醉青年的工具，那更是冤屈它了。我們看到中國近代的有名人物，大半都是教會學校的出身。日本名人江原素六君說：「日本改政時代的豪傑，受過傳道士的教育者，實居多數。」我們中國的情形，可說正也是相同。若說在革命的立場，決無信從基督教之可能，那麼我們中國革命的領袖，不是孫總理嗎！他就是一個基督徒。」

表姊夫聽到這裏，不禁插入說道：「可有證據嗎？」我忙

應道：『當然是有證據的。孫總理在十八歲的時候，就受洗於公理會喜嘉理牧師，更名叫做孫日新。又在他自述行傳的一封信裏，曾經很明顯的說過：「至於教則崇耶穌，於人則仰中華之湯武暨美國之華盛頓」的話。他在三十一歲，在英國被駐英公使誘拘於倫敦使館，脫險以後，也有一封親筆的信致其友人，說及「弟遭此大故，如蕩子還家，亡羊復獲，此皆天父大恩」的話。即在易簣的時候，也曾說過：「余當以基督徒而死。」所以即在協和醫院舉行喪禮。內弟宋子文氏恐外間不察，特通電剖白說道：「孫之家屬亦奉基督教，因孫有前言，決

議雖黨中同志，多非基督徒，而仍舉行宗教式家祭禮。」那麼，孫總理是個基督徒，不是信而有徵嗎？

(五)

我說到這裏，只見表姊向我微哂着道：「無論如何，基督教總是侮辱我們女性的一個宗教罷！」

我聽了，便就問道：「表姊此說可有證據嗎？」表姊應道：「證據我倒一時也想不到，不過時常看到現代新文化的書籍，總有這一句提着呢！」

我便又說道：「這話又與事實相反了！侮辱女性這件事，

要算是中國最厲害了，重男輕女的舊觀念，老死還沒有打破。但是基督教對於女性，却是極端主張平等的，如同首先振興女學，提倡放足，和制止置婢買妾等等。所以基督徒的家庭裏，是沒有三妻四妾，也不准廣置婢女的。不但這樣，更在各處設立婦女救濟會，以收留妓女，童媳，婢女，和一般受虐不幸的女子。若說這樣還是侮辱女性，不知如何，方纔可說是尊重女性了！

這一席話，說得表姊早已啞口無言，却又看見表弟轉向着我，似乎有所辯論。

(六)

表弟對我說道：「你雖爲了耶穌教極力辯護，但我只須提出一個問題，就要將你的全案推翻了。」我聽了，倒不禁愕然問道：「什麼問題？」只聽見表弟又說道：「這個問題不是別的，就是神道問題。大凡宗教總是離不了神道思想的，却不知在現代科學昌明的時代，這種玄學的神道思想，簡直是不攻自破，再沒有存在的餘地了。」

我聽了，便接着說道：「說到神道二字，卻不可一概而論。有的是泛神論，無論什麼東西，都是當做神祇去崇拜他，這原

是一種最低陋的宗教思想，但是便說宇宙之間，沒有一位眞神，那也不是正論了，須知宇宙之間，各種自然界的現象，何等奇妙，完美，豈是無爲而至的。究竟孰主張是，孰推行是，當然離不了一位無所不在，無所不能，無所不知的上帝了。所以斯賓塞爾雖也傾向天演的學說，却終不以「質化」之說爲然，因爲由無生命的物質，決不能進演到有生命的物質。所以他說：「成功萬物的質和力之間，必然另有一種大力來作主宰，只不知這種大力，究係何種的能力罷了。」所以哲學家雖硬不肯承認神道的存在，但是終覺費解，倒還不如宗教家直認這

種大力，就是萬能的上帝了。」

我說到這裏，表弟忽又說道：「宇宙之間，這種進化的能力，說他就是上帝也罷，這不過名稱上的不同罷了；只是耶教教人奉行祈禱的儀式，不是去提倡迷信嗎？」我忙應道：「你以祈禱便是迷信嗎？祈禱在古代，倒不免要說是民智未開的一種迷信現象；但像孫總理那樣聰明聖智的人，却也奉行祈禱不輟呢；他的倫敦蒙難後的一封親筆信裏，曾經記着說道：「弟此時惟有痛心懺悔，懇切祈禱而已。一連六七日，日夜不絕祈禱，愈祈愈切，至第七日，心中忽然安慰，全無憂色，不期然

而然，自云祈禱有應，蒙神施恩矣！」這不是孫總理切心祈禱的一個明徵嗎！須知至誠格天，人若誠心祈求上帝，未有不蒙感應的，誰說祈禱是種迷信呢！

(七)

那時，我正像諸葛亮在東吳舌戰羣儒，舅母可爲一般迷信者的代表，舅父可爲儒家的代表，表姊丈可爲黨員的代表，表姊可爲新婦女界的代表，表弟可爲一般浸受新思想的代表，我卻一一戰勝他們。但我並非好辯，正如孟子所說：「予不得已也。」

那時大家聽了我的辯論，多少有些佩服起來，只聽見舅父對我說道：「聽你說來，不無至理，只不過基督教的教義，究竟是什麼樣的，還望說個明白。」

那時我雖唇焦舌疲，但不無餘勇可賈，便又侃侃說道：「基督教的教義說起來很長，現在簡單概括的說，可分四個大意。一是自由：自由是我們最重要的一種權利，西洋人說：「不自由，毋甯死，」所以他們不知擲了多少頭顱，流了多少碧血，在這二百年間去要求政治宗教上的各種自由。我們中國近年的幾次革命，也可說都是爲了爭求自由和解放的緣故。但

是耶穌基督就是個解放者。他曾援引以賽亞書上的話說：「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，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。」因為這是他一生最大的使命。但是自由有好有壞，羅蘭夫人曾向自由之神的石像歎息說道：「自由！自由！天下幾多罪惡，都是假汝以行！」所以耶穌基督又說：「真理使人自由。」意思說一個人要得自由，須循真理而行，否則漫無限制的自由，便要變成放縱了。二是平等：人類數千年來，輾轉在這階級制度之下，真是痛苦歎息，沉寃莫伸，現代人類纔有了應該平等的大覺悟，一致起來，想將這許多階級，一一剷除淨盡。但是耶穌基督卻

在二千年前，早已揭發人類應該平等的真理了。門徒爭大，他便叫了一個小孩了，站在他們中間，對他個說道：「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了的，他在天國裏，就是最大的。」又說：「凡爲我的名，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凡使這信我的一個小孩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這人的頸項上，沉在深海裏。」一個小孩子的價值，竟有這樣尊貴！這就是耶穌基督人人平等的原則了。稅吏和罪人，是蟄伏在當時社會制裁之下的。耶穌基督却是不恤人言，和他們往來爲的是要拯救他們，因爲耶穌基督就是平民的救主！基督教就是平民欣賞

的鮮花！三是博愛：人類既然都是圓其顙，方其趾的同類，自然該在愛的洪流中，相噓相濡以生。所以墨子的兼愛，和哥羅巴金的互助，都是千古不刊之論。但是耶穌基督却將這個愛的領域，還要去擴張，所謂博愛是了。所以他說：「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，有什麼賞賜呢！」他又曾說：「你們的仇敵要愛他，恨你們的要待他好，咒詛你們的要爲他祝福，陵辱你們的要爲他禱告。」耶穌基督不但能坐而言，更能起而行。他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，仍是爲着怨家禱告，這種博愛的精神，真是曠絕古今了。四，是世界大同：世界大同，就是耶穌基督所說

的天國。耶穌基督最後的目的，就是要使物質的世界，因為受了他的福音好的影響，能夠變成功莊嚴光明的天國。所以他的門徒，受了他的遺訓，就往普天下去宣傳福音，無論荒蠻窮僻之鄉，都有他們的足跡，爲的要弱小的民族，都得提高他們的文化和人格，使全人類同在共同的生活潮中，懽欣鼓舞的享受人生之幸福。這就是基督教，要實現世界大同的一個鐵證了。」

我說到這裏，忽聽見表姊夫插入說道：「照你說來，基督教的教義，倒和孫總理的三民主義，正相符合了！」我忙應道：

「正是因爲自由主義等於民族主義，同是要求人類的解放；平等主義等於民權主義，因爲同是要求人權的取復；博愛主義等於民生主義，因爲民生主義是在希望有飯大家吃，有衣大家穿，更是沒有博愛做不到的。說到世界大同，也正就是孫總理革命完成之後，「天下爲公」的主義，從此可知基督教不但是合乎時代的精神，更是三民主義的出發點，正如孫總理說的「願從神道而入治道」的話。因爲孫總理既是個基督徒，自然他的思想，也都要根據浸淫在基督教義之中了。」

(八)

那時已近夜半，萬籟寂靜無聲。惟有繁星點點，浮現天空，發出他們明滅之光。微風時時送着清芳之氣，從荷池那邊吹來，舅父自榻起身說道：『聆甥一夕談，勝讀十年書，夜已深了，大家都去安睡罷！』我和衆人聽了，也就都起身，各道晚安而別。

明晨我就告辭回家。過了二年，我方再到舅氏的家裏，只見舅母已換了他的念佛生活，口裏唱着讚美詩歌，因爲已和舅父都做了基督徒了。表弟也在青年會查經班裏做了班友。表姊夫婦聞也時往近處教會裏去聽道。那時我不禁感謝上

帝的大恩，因比一夕之談，竟使舅氏全家都得了救！因叙始末，藉留鴻爪。

證道一夕談終

SHORT STORY SERIES No. 3.

Title: WITNESSING FOR CHRIST

Author: MAO PA

Lutheran Board of Publication
Hankow.

版權
所有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初版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再版

(證道一夕談一冊)

定價五分

著者 毛

拔

出版者 中華信義會書報部

發行所 漢口信義書局

印刷所 漢口聖教印書局

3363A

82



0.05